



源於奧運

李漢源

走過奧運的日子——倫敦（一）

以前曾在本欄提過，北京奧運的版權費，是由亞太廣播聯盟ABU負責的，亦是最後一屆「便宜」的版權費；由2008年200萬美元一屆，到2012年倫敦奧運，香港有線電視以8倍高價1,700萬美元奪得，當時以TVB的營商方針而言，認為虧大本的生意應是不會做的，而以後也難以再競投奧運版權，因為實在是太昂貴了！

但這並不代表氣餒，我們仍是繼續尋找能有轉播的機會。我向我的奧運老師Alex Gilady查詢，他告訴我奧運會有一條明文規定，比賽片段是有200小時可供免費電視台播放的；得知這訊息後，我們每年也有跟國際奧委會傾談，希望了解免費電視轉播的情況是可以怎樣的，但收到資料大多不盡不實，難以將之付諸實行，而當時有線電視亦有一條頻道，名為「1號台」，只要經屋村及大廈公共天線便可以收到，亦即是屬於免費頻道；在這情況下，原購入版權的電視台已擁有「免費」頻道，則TVB有機會以「免費電視台」身份轉播奧運是更渺茫了，當時的我們只好希望下一屆的巴西里約奧運，但前提亦要公司願意付金錢去購買版權才能轉播。

當時我心想，既然本屆無法參與奧運，而作為奧運發燒友的我，要去倫敦感受奧運氣氛，唯有自己請假去倫敦；人算不如天算，在2011年尾國際奧委會IOC發電郵予奧運有關人士，邀請他們以嘉賓出席倫敦奧運，有份喜獲電郵的我當然很興奮，馬上填表入紙，不久後便收到嘉賓證。

這張嘉賓證可供我們進入所有場館的VIP區，亦即是



■ IOC 國際奧委會發的嘉賓證。 作者提供



翠袖乾坤

連盈慧

百變夫妻相

婚後共同生活一段日子，夫妻同行同坐，同一屋簷下同一飯碗，飲食習慣相似，吸收同一食物營養，從膚色的接近，雙方瞳仁朝夕互相對焦，自然經不覺便會神貌相似，那時候上一輩老人家所說的「夫妻相」就不期然顯現了。這畢竟是上世紀前半葉之前男主人女主內普遍的現象，承繼自農業社會傳統，女子婚後大都主持家務，烹飪之責無可避免，餐頭飯案吃什麼就算不由妻子全權作主，而是照丈夫口味下廚，夫妻同桌，一日三餐，大家吃着同樣的三菜一湯，就算山東先生娶了個廣東太太，口味互相遷就調和之後，日久自然你泥中有我，我泥中有你了，縱使不是同胞同血脈，也無意之間打造成後天神似的兄妹。

今時今日婦女已漸多走出廚房進入職場，加以婦女教育程度日益增高，畢業後為了學以致用，工作意識濃厚，公一份婆一份蔚然成風，雙職夫妻同拾吃飯機會，可能已由每日一餐到三日一餐，甚至因工作時間有異，女早班，男夜班，這對參商夫婦，連結婚紀念日都抽不出時間慶祝也不是怪事。

平日各自外間光顧不同類型食肆，如果男無肉不歡，女愛上素食，西諺有云，「What you eat is what you are.」



獨家風景

呂書練

看到新聞，令人啼笑皆非：德國政府給兩位涉嫌在香港暗夜的大街上施暴的失業青年「政治難民庇護」，兩人更在政府修訂《逃犯條例》惹爭議的敏感時刻「突然」高調出現，並頻頻接受媒體訪問，說「純屬巧合」，恐怕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。

香港是自由和多元的社會，不同的政治主張長期存在和共融，是這個城市的特色。但這樣的自由氛圍是需要各不同政見者互相包容和共同尊重的，也是有道德乃至法律底線的。無中生有，製造恐怖氣氛，是濫用言論自由，也是破壞自由城市。予以駁斥，絕不該含糊，這也恰恰體現了言論自由的真義！

該兩位青年雖有不同的政治主張，但在騷亂中是涉及鼓動、推逼他人扔磚頭傷人及破壞公物等嚴重行為，電視鏡頭所見，清清楚楚。而他們被警方控告的乃「刑事罪」而非「政治罪」。

香港政府向德方提出抗議乃應有之舉，更要找機會向德方有關部門公開呈現其所涉嫌的罪行，作出澄清。這不僅僅涉及兩人的難民身份問題，而是涉及香港的國際形象，以及對香港市民負責。兩人對外的言論，顯然已影響不知就裡的外國人對香港的觀感。這件事也反映德國一些人的無知。

國家元首、政要等貴賓觀賞奧運的區域。手持嘉賓證的我本可早點訂好機票酒店，去觀賞開幕禮，但可能參與了多屆奧運，心裡總覺得可能有事發生，或者會有奧運做呢？本着這樣的想法，我就打算等倫敦奧運開幕後才作決定，況且觀看後期比賽項目及閉幕也一樣可感受到濃厚的奧運氣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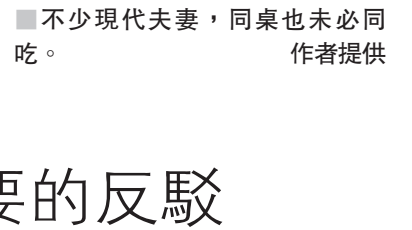
就這樣日子一天一天過去，幾個月來也很寧靜，沒甚消息；直至距離奧運開幕禮不足一個月，突然收到一來電，致電人是國際奧委會負責奧運版權人，他表示人在香港希望約我們聚聚；他沒有說明來意，只相約我們在尖沙咀午餐。見面三兩句說話，他便直入正題：「我們需要你們幫忙播奧運。」我們的第一反應除了震驚外，亦奇怪奧運版權是有線所有，究竟為何在不足一個月前要我們TVB播映呢？他解釋道，因為有線電視所簽的合約是要他們在香港地區電視覆蓋率達到IOC所要求的95%，但經IOC在香港委託專業公司調查，有線的收費電視在香港覆蓋率只有38%，再加上他們1號免費台的覆蓋率亦大約58%，跟IOC所要求的95%還有一段距離，正因此，希望TVB能幫

忙，以「免費電視台」身份轉播該200小時。能夠轉播奧運，我們當然十分樂意，只是我們的角色是被動的，必須等待IOC跟進與有線電視的合約問題，才可決定我們轉播的方式；於是他們馬上跟進有線未能履行合約內「免費電視200小時」的要求。

事情於是峰迴路轉，下次繼續。

吃什麼似什麼，吃久了，二百磅的食肉鬚眉大漢輪廓日趨硬朗，為減肥消瘦到體重不足百磅的食素夫人日趨嬌柔軟弱，男剛女柔，雖然也是天作之合，但已不是兄妹神似那副夫妻相。另一可能是男愛生果沙律清淡素食，女愛咖喱炒蟹巴東牛排，日久丈夫柔情似水，妻子吃出豪氣，男觀音女羅漢哪來什麼夫妻相？

都說飲食習慣容易改變性格，一旦舌尖操縱腦袋，他強調我係我，她也強調我係我，職場配偶各自戀上獨立遊戲，雙方因口味之變而愈行愈遠，出現像兩個外星人的怪異夫妻相也不出奇。職場「異相」夫妻廿一世紀多的是。



■不少現代夫妻，同桌也未必同吃。 作者提供

必要的反駁

我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件往事。一九九七年回歸不久，我到德國法蘭克福出差，朋友帶我拜訪當地一個中產家庭，並留下來用膳、閒聊。那對德國夫婦應該是頗關心時事的人，知道我從香港來，突然高調出現，並頻頻接受媒體訪問，說「純屬巧合」，恐怕三歲小孩都不會相信。

香港是自由和多元的社會，不同的政治主張長期存在和共融，是這個城市的特色。但這樣的自由氛圍是需要各不同政見者互相包容和共同尊重的，也是有道德乃至法律底線的。無中生有，製造恐怖氣氛，是濫用言論自由，也是破壞自由城市。予以駁斥，絕不該含糊，這也恰恰體現了言論自由的真義！

該兩位青年雖有不同的政治主張，但在騷亂中是涉及鼓動、推逼他人扔磚頭傷人及破壞公物等嚴重行為，電視鏡頭所見，清清楚楚。而他們被警方控告的乃「刑事罪」而非「政治罪」。



方寸不亂

方芳

愛沙尼亞機場人性化

波羅的海三國，主要是指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個北歐國家，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屬東歐。遙遠的國度，從來不在我們旅遊計劃之內，朋友臨時邀請，促成了這次東北歐五國之旅。

愛沙尼亞於我們是這樣的陌生，這一百多萬人口小國，在世界舞台也是不見經傳，然而獨立之後，竟然成為世界高收入經濟體之一。

步入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國際機場，人口少，機場也小，第一感覺是小而精，而且相當人性化。為了讓旅客打發時間，機場候機大堂竟然設有乒乓球枱，高大的北歐青年人，雙打滴滴仔，打的高興，看的也高興。朋友說，我們香港老大大也上去打兩板吧，可以讓他們開開眼。我想，中國人還是低調的好。

機場除了乒乓球枱，還有兒童遊樂角，滑梯、玩具車不缺，小孩子候機一定不會叫悶。在行李帶上，佈置也是挺花心思的，高跟鞋、服裝都有展品，旅客等候行李，眼睛也在瀏覽愛沙尼亞的精品。即使餐廳佈置和食物，都是較精美的。

愛沙尼亞有着芬蘭的影子，該國的主體民族愛沙尼亞人，有着芬蘭的血統。愛沙尼亞官方語言為愛沙尼亞語，與芬蘭語有很密切的聯繫。俄語也是重要語言。在愛沙尼亞較大的城鎮裡，英語相當普及。

愛沙尼亞因為發展IT，經濟基礎較好，人民福利好，沒有「搭界畀錢」的概念，全城的公共汽車、電車、無軌電車全免費。這裡的樓價便宜，也是港人不敢想像的，像市區實用700呎的單位，折港幣才130萬。新移民到偏遠一點的郊區買700呎的房，100萬港元就有交易了。香港的房價，是當地的十倍以上。

對於愛沙尼亞的認識，源於前蘇聯的加盟國之一，該國是十多個加盟國中最早獨立的三個國家之一，愛沙尼亞老城區，有感謝前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的銘碑。

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

傅昱